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我本有罪

向春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THE
NOVELS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我本有罪

向春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本有罪 / 向春霞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260 - 1

I. ①我… II. ①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623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8.5 字数：18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非说不可的家史	1
第 二 章	药王庙里的黑影	8
第 三 章	蒙羞的初恋	16
第 四 章	“稻怕寒露一朝霜”	25
第 五 章	远走他乡	30
第 六 章	一下工地	38
第 七 章	鄙视就是一把刀	44
第 八 章	魔色两欲	48
第 九 章	眼睛上的罪业	56
第 十 章	夺命坚守	63
第 十 一 章	老苟之死	69
第 十 二 章	巧邂旧梦人	73
第 十 三 章	热带逃亡	78
第 十 四 章	逆弦满弓	82
第 十 五 章	带血的庆功宴	86
第 十 六 章	风尘奇遇	88
第 十 七 章	盗嫂为妻	95
第 十 八 章	“吉屋”里的探花	103
第 十 九 章	“同袍对影成四人”	106
第 二 十 章	“死地”而“后生”	109
第 二 十 一 章	白色风衣人	112
第 二 十 二 章	“泰姬陵的眼泪”	116
第 二 十 三 章	蛰伏的爱情	119
第 二 十 四 章	危险的“下剋上”	123
第 二 十 五 章	一边逃离 一边眷恋	128

第二十六章	血眼睛	133
第二十七章	意外的宫外孕	137
第二十八章	神龛上的素衣仙子	143
第二十九章	“冷面杀手”	148
第三十章	二下工地	153
第三十一章	冒寨之大不韪	159
第三十二章	戴上铜环，滚	163
第三十三章	生命之桶	169
第三十四章	监测灵魂	174
第三十五章	“敢为我死的人，我就敢嫁”	182
第三十六章	“天作之合”	186
第三十七章	不辞而别	191
第三十八章	地下对视	195
第三十九章	脱籍归巢	200
第四十章	梦幻婚礼	205
第四十一章	她还活着	208
第四十二章	割腕自杀	212
第四十三章	孽子小钩子	216
第四十四章	误染丙肝	221
第四十五章	遗孽子的话	225
第四十六章	寻找铁证	229
第四十六章	黑色的喜剧	235
第四十七章	临终遗言	243
第四十八章	官司和人命	248
第四十八章	户口问题	251
第四十九章	带毛的黑痣院长	256
第五十章	棺材不带进秘密	262
第五十一章	一块薄刃	266
第五十二章	末路穷途	272
第五十三章	活体解剖	277
第五十四章	献祭血盆经	282
尾声	285

第一章 非说不可的家史

我乃苟^①（爷爷）埋在牛耳镇牛耳寨鸡公山西头的乱坟冈上，我乃巴（父亲）埋在西北头的半山坡上，山里两次泥石流，把我乃巴的坟冲散了，后来又有盗墓的多番来搜山，我乃巴的棺木被挖开了，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穿窬之盗放了几包老鼠药在里面，后来我去看的时候，有几只死老鼠在和我乃巴的骨头做伴。现在，我乃巴的坟已不是坟了，是一块很平整光滑而又青草茂盛的山包，看不出我乃巴曾在这里借眠过。我乃巴和寨里的人都说，我乃苟在新中国成立前是鸡公河沿途百余里地、牛耳寨周边三村十八寨的“匪王”。寨里人又说，我乃巴埋得风水不太好，冲了我家的其他人，我很不信，但我乃媪（奶奶）和我乃咪（母亲）在我乃巴死后不久她们都死了，一个是在坳坡边的田里收稻子时倒在田里死的，一个是在晒稻谷时被禾堂坪边的小红毒蛇咬死的，还剩我傲傲（指兄弟互称），他也被来寨里挖矿炸山的人点炸药时轰死了，我的眉过（姑妈）嫁了两次，最后那一嫁其实是个骗子，把她卖了，后来我们谁也找不到她了，我们家就只剩下我一个。

牛耳寨东头住着一户人家叫傻大姐，据说她原先是羲嘎家的，因为她自小得了这疯病，家族里的人都不要她了，把她放在鸡公河的一棵老树底下，牛耳寨的人上镇里路过那儿把她捡了回来，她就

^① 乃苟，和下文出现的“乃巴”“乃媪”“乃咪”“傲傲”“眉过”“老苟”“乃巴子”“矮矮”“比比”“嚙哆”等词，都是苗族、侗族、土家族融合居地方言，下文只标注释义，不再一一说明。

留在我们牛耳寨了，她的养父是个鳏夫，还没到六十就死了，不过，她那时也有十来岁了，能下地干活，自己也能糊口的。寨里人说，她有时很傻，但清醒的时候比正常人还要清醒。

先说说傻大姐傻的时候吧。

兔耳朵是寨里唯一的读书人了，他酷爱读书但又没考上大学。叫他兔耳朵，是因为他的耳朵又瘦又长，像兔子，所以他乃巴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其实他的真名叫石久旒，除非在正式场合，其他时间我们统统叫他“兔耳朵”。他跟我们说，傻大姐在田边彳亍，我们听不懂，他装作委屈的样子给我们解释：就是走走停停的意思。

想想好像也是，傻大姐爱去地里，别人一口气把活做完才回家，她却不同。要是渴了，弯下腰就去喝田里的水。

砍柴火时，要是抓住一只老鼠，别人是举起手里的家伙就把老鼠扑死，可她却是先把老鼠尾巴咬断，等到老鼠痛得嗷嗷叫，她才高兴得又把老鼠的脑袋咬下来，直到把老鼠彻底咬死了，然后她揪住半截老鼠尾巴在空中打转转。

还有一回，她在禾堂坪屙屎，被一个老苟（老汉）看到了，他大吼了一声，大概是让她不要在坪里乱屙屎，想把她吓退，结果，惶恐之中，她把刚拉出来的屎吃了下去。

比较要命的一次，和后来所发生的许多猝然之事都有关。那是龙船节后的一个晌午，乃巴乃苟们做活累了，坐在牛眼洞树下纳凉，她忽然跑到大家前面，把衣服全脱了，露出一对像过龙船节时用大木桶蒸出来的糯糯的、惹人口水直流的粑一样的白奶子，红嘟嘟的奶头子好像在喊喇叭：舔一口吧？

于是，乃咪们和乃妈们自然不堪入眼，捂着眼睛或脸撤退了；几个单身老苟，转过身去，脑袋藏在裤裆下的缝隙里偷偷地看那对诱人的鲜奶子；而噶哆（娃娃）们绝不跑开，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高声喊唱：“弄婆娘（疯女人）的奶，骚牛牛，弄得丑八怪的口水直流流！”傻大姐忽然又清醒了过来，把衣服穿上，脱了鞋子追，又在那堆噶哆身上一阵猛打。

也就在那一夜，寨里有人说，黑灯前，曾有那么几个不知姓名

的乃巴先后去傻大姐家门口转悠，不久，传来了打斗声，两个乃巴子（成熟壮汉）互相殴打。可那以后不久，傻大姐就怀孕了，过了八个多月，她还在田里干活，却一个劲地干嘞，没两下子，一对双胞胎儿从傻大姐身上掉了下来，还没满月，矮矮（妹妹）就病了，且烧得很重。

寨里人说傻大姐傻的时候傻得没名堂，而说她清醒的时候却比谁都清醒，这话还真不假。矮矮烧得厉害，一口奶也不吃，傻大姐急得直哭，有如阴鸷之声穿过苍穹，然而，这哭声竟赢得了寨里人的怜悯，她受赠了二十袋米、十袋糠粳粉，还有两桶香油，另外一袋玉米面粉是她早上开门时看到有人放在她门前的，没留姓名和话。虽然吃了这二十袋米和那些救命粮食，但矮矮最后还是残疾了，耳聋眼瞎，且神志不清。

因为寨里对傻大姐的来历实在知之甚少，只知来自羲嘎家的，被她养父唤作欧^①羲嘎。傻大姐生的大比比（姐姐）名字叫作玳羲嘎，是兔耳朵给取的。

玳羲嘎和我出生的时间相隔整整一年，我也是那个人秋时生的，瓜类菜多得很，家里大有盈余，因为我乃苟叫央伎，我乃巴叫略央，所以给我取名瓜略。

我家的吊楼有三层，而玳羲嘎的家吊楼只有一层半，我们两家仅隔着两个陡坡，但看起来很近，而实际上必须要上坡下坡再上坡下坡才能到她家的吊楼。

我们寨原来没有学堂，老地主家的大噶哆（儿子）办了一个私塾，有点富余的人送了自家娃娃去学了两下，兔耳朵的乃苟在地主家当了几年的长工，不要工钱，就让兔耳朵去念书，抵了工钱了。兔耳朵当年没考上大学，他就回寨务农，成了我们寨学堂唯一的教书先生，但他每天只上半天课，其余半天，和我们一样，都要做农活。

临时学堂就在玳羲嘎家吊楼的边上，寨里人沿着西边岩搭建的，

① 欧：水的意思，这里用作姓。

有上下四层，只是朝向不太好，地方倒也蛮宽裕的。

那一年，先是从镇上来了两个教书先生，其中一个是从越州师范毕业的，另一个和兔先生遭遇一样，也是高考落第“秀才”。那年刚好过了客家年后，寨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黑先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老苟们说比鸡公山顶上的水还要远，最后还是兔耳朵拍了胸脯肯定地说：“是来‘支教’。”

寨里人不懂什么叫支教，只晓得那黑先生比我们寨里最黑的山羊、几嘎家的黑花母猪头胎生的漆黑巴黑的嫩猪都还要黑三分。

黑先生来的时候，寨子里的老乃苟和老乃媪、乃巴和乃咪们硬是三天都没下地干活，统统前去围观黑先生。黑先生不停地对大家一口一个“嗨，哈啰”，大伙儿只是逃闻黑先生的洋文，并没有一个敢上前去认真去瞧那脸上的黑色是贴上去的纸膜还是涂了一层黑锅底。那三天，是历朝历代以来，寨里最沸腾的三天。晚饭时，家家户户几乎都在饭桌上为黑先生那漆黑的颜色来历争论不休。

对异客的到来，巫公早就警告过大家，不可造次，必须遵循族规，所以，无论寨里人对黑先生的颜色表示有多稀奇，都没有人真正动手去揭开黑先生脸上的“黑锅底”。而黑先生对寨里的人很友好，彼此相安无事，暂且无话。

寨里和我年龄相仿的有十来个，男伴很多，比如另吉、扎诺、欧巴、南禾、都拉，其中，都拉和我最为要好，当然还有女伴，比如玳羲嘎。玳羲嘎的家和学堂几乎紧挨在一起，下了学，我要和大家耍一阵，等伙伴们都去家里帮忙了我才回家，但有时我也是不回家的，而是去玳羲嘎家，一来是因为黑先生的黑，二来是因为玳羲嘎的白。这一白，像八月中嫦娥眉过（“眉过”在这里指仙姑）里的镜子从天上放了出来，照得地面油光发亮的白；这一黑，又像嫦娥眉过撒了镜子似的，四下里无一不是漆黑一片。

但我也不能天天放学后待在玳家的吊楼里，傻大姐半疯不疯时的厉害，那可不是寨里人攻讦她的！我领教过。

寨里欧巴的乃巴除了平时做点农活，还时不时地去镇上进一些山货布料鞋袜什么的到寨子周围去卖一卖。

有一次，我的小伙伴欧巴的乃巴进了几条花布巾，路过傻大姐吊楼前时，她选了一条蓝花的，欧巴的乃巴要了她五块钱，其实傻大姐挣那五块钱确实不容易，家里没男人，牲口和自己的娃娃吃饭都勉强够，不知她当时是半疯还是真的喜欢那蓝花巾，她偏偏就爽里爽快地拿出了那五块钱来给了欧巴的乃巴。买了以后，傻大姐天天戴在头上，到处亮示。

这天，她戴着蓝花巾路过马石家的吊楼，看到马石家的在晒簋子，就摘下这蓝巾子拿给马石家的抖着看，偏偏这马石家的也有这么一条，却是红色的。于是，马石家的冷笑着说道：“我怕是哪里来的个新鲜货，两块钱一条的东西也在那里亮示！”

这傻大姐不高兴了：“你讲么子嘞？我这不是新鲜货，你有新鲜货，拿出来给我看看嘞！”

那马石家的立刻转身到屋里拿出那条红花巾：“喏，这就是我那条花了两块买的红巾子，你拿去看个饱！”

傻大姐一看，立即变了脸，除了颜色，料子和尺寸果真是一模一样的，这下她气急败坏，跑回家，拿起劈柴刀就冲到欧巴家，欧巴的乃巴恰好不在家，她把欧巴家吃饭的小四方桌剁了个稀巴烂，炉上吊着的一个黑水壶也被她砍断了绳，一锅烧得飞滚的水流了出来，熄灭了欧巴家饭桌下的那炉生火。

欧巴的乃巴回了家，看到家里被傻大姐搞得乌七八糟，也怒不可遏，又冲到傻大姐家来评理，傻大姐气还没消下去，见到欧巴的乃巴送上门来，挽起袖子就扑到欧巴的乃巴身上去，和他撕绞在一块。结果，那一架下来，欧巴的乃巴脸上被生生掐了一小坨肉下来，还什么便宜也没占着，他只在傻大姐的奶子上狠狠地捏了一把，但随后就被傻大姐踢出了门外。

寨里办的临时学堂有六个年级，和我差不多大的读书都很晚了，所以一开学，我们就被安排在五年级，至于一到四年级的课程，就在其他年级上课的时候一起上了。这样也有好处，低年级的学他们自己的课，我们却可以重复学一到四年级的课，想什么时候学，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在十几个同学中，我和玳羲嘎是学得最好的。

一年后，越州师范毕业的老师回县里去了，另外一个落第“秀才”老师在“踩花山节”时找了寨里一个咪彩（女孩），不久就当上了上门女婿，也就没住在学堂里的吊楼上了。最后留住住在吊楼的，只有黑先生一个人。不过，兔耳朵会不时地前去关照他，平时除了家家户户进献给他的油米，还有兔耳朵送的山货，比如腊肉，但黑先生不要腊肉，说是猪身上的肉，他不吃。听兔耳朵说他信伊斯兰教，不吃猪肉的，羊肉可以，牛肉也可以，可我们寨里只有在开年节时才有牛羊吃，平日里哪有这些东西吃呢？所以，黑先生没有荤菜下肚，饿得寡瘦，像只瘦黑山羊。不久兔耳朵送关怀来了，带了好吃的给他，他就向兔耳朵要了一杆猎枪，说自己可以到山里打兔子吃，兔耳朵听到“兔子”隐约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不要走火。

鸡公河是出了名的陡峭，外人若进了山沟里，单靠自己，很难走出来的。每年寨里去采药、打猎翻死的不下十人，何况他路又不熟，寨里的人忙农活的多，谁会为他想吃山野货而白白给他当路导？

于是，玳羲嘎和我就成了他的专职路导，不过，我们去了好多次，却一次兔子都没打到，主要原因是山里兔子很少，毒蛇倒是出奇的多，各大山上的窍穴里盘踞着各种各样的毒蛇。小窍凿凿里有肥大的地老鼠，还有野猪和老叔（老虎）。黑先生对毒蛇不感兴趣，对野猪感兴趣（我一直疑惑这一点）。

黑先生不怎么会使枪，有时很幸运地遇到了野猪，我们仨不仅没打到野猪，反被野猪追得满地乱窜，真是九死一生，我吓得直喊乃苟。这一年多以来，我们才打到了一头野猪，还是被寨里的猎户下了铁夹伤到了才得手的“死货”。

假如下学后我要回家干活，那就只有玳羲嘎去给黑先生带路，他们俩也去过不少回，可他们什么都没有猎到过。

玳羲嘎长这么大，连自己的乃巴是谁都不知道，不过她也从不问人。奇怪的是，她半点都不像她的乃咪，长相不像，脑子更是不像。她不仅思维敏捷，山歌也对得极好。我们寨里人唱山歌好比吃

饭一样平常，只要遇到了对歌的，走几步就可以对。

有一回，欧巴告诉我，他看见玳羲嘎带黑先生从山上打猎回来，黑先生把她带到自己楼里去了，关起门来教她说洋文。不久，玳羲嘎居然能用洋文对山歌了！惊了我一跳哩！

我们都不会洋文，更别说洋文对歌，整个山寨，只有黑先生会，她专和黑先生对洋文歌，不过，隔壁猫耳寨也有会用洋文对歌的，是同黑先生一起来的另一个黑先生，据说对得把山里的大鹰给吓跑了，整个秋天都没敢在猫耳寨上头飞。

玳羲嘎记性也是出奇的好，兔耳朵要我们背课文，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的就她一个。我算比较能背的，但老卡壳，得兔先生点醒，我才能接着背下去。

黑先生教我们洋文、画画、唱歌，我有个众人皆知的毛病，就是上课的时候，眼睛是看老师的，不看课本，如果老师眼睛不看我，我就死盯，老师眼睛看我了，我就看别的地方，我觉得书里的东西应该事先藏在老师身体的某个部位，讲课的时候会从某个地方冒出来，我迷信地认为，只要盯紧了那个从某个地方冒出来的东西，它就会跑到我脑子里去，这样，我就会不用看书而把书上的东西都学会了。

黑先生的课，我没有一门是学得好的（和他看不看我无关），因为上他的课，我尽死盯他的黑毛孔去了。我乃咪见我功课好，逢人便夸，其实，那真的与黑先生毫无关系，都是我课后自己看书看来的。

但玳羲嘎不同，她就洋文学得最好了，能和黑先生对话的，整个牛寨子，她是独个。

第二章 药王庙里的黑影

猫耳寨比我们寨大，山也多些，所以窍穴多，蛇窝子也多些。

蛇在夏天蜕了皮后，窍穴外或山坡上是有很多的，可以说遍地都是。这蛇皮虽是死皮，但只要还算新鲜，也能在镇上卖个好价钱。傻大姐家劳力是严重不足的，如果不捡多一点蛇皮去卖以此添补生计，她们家就真的是连一天一餐饭都吃不上了。

这天，傻大姐去猫耳寨捡蛇皮去了，一时半会儿不得回来，恰好又是夏天，农活不多，我们又小学毕了业，没书可读，也没地可去，我一早就守在玳羲嘎家前面的小包坡前，等傻大姐前脚一出门，我后脚就踏进了她的家。

她家的吊楼，只有一铺床，在门沿的外面加了一个凉席床，用排竹扎的，又可睡，又可堆东西。她家矮矮就睡在凉床上，她和乃咪就睡床上。她家最值钱的就是床了，其次就是一张小小的不足一个平方米的饭桌，按回了县的越州师范的老师的算法，那张饭桌估计是0.6平方米。这么点大的饭桌不可小觑，既是吃饭的地方又是写字的地方，更是做针线的地方，桌子四周，是四张小条椅，她家的条椅，比我们寨里人家的都小，小屁股坐还行，大屁股坐就有点危险了。

进了她家，我一屁股就坐在条椅上，其实坐条凳不好，因为如果我想趁机和玳羲嘎有点什么动作就没遮拦了。我先是假装环视她们家一应大小家什，然后，装出一副看累了的样子，把屁股移到床上，翻翻蚊帐，又嗅一下麻花大褥子，说：“还不算臭。”

这时，玳羲嘎急成百喙莫辩样子，我会顺势一拉就把她扯到床

边上坐着，我假意翻出被子一角让她闻闻，她很自然地说：“没有你说的那样臭啊。”我又凑过去嗅她的鼻子，假装嗅一下她鼻子上停留的那臭味，最后，我们鼻子和鼻子就对上了。当然，当我屏息敛气时，玳羲嘎也面若桃花了。

我们的心扑棱地乱跳了半天，不再继续徘徊下去就背靠着背坐着，不觉扯到土先生那算术的神奇上，玳羲嘎说：“土先生这算术怎么学的啊？连我们一根稻谷苗可以长多少粒谷子他都知道，还能飞快地把我们坡地里今年种的稻谷产量都算出来，有回，另吉问他，母猪多久产一回崽他都知道，他还教另吉阉猪呢！”

我假问：“你知道猪是哪种生噶哆的？你又是哪种认公猪母猪的？”

玳羲嘎反应过来了，转过背来，戳着我的脑门子笑骂道：“你这个人呀，不讲一点正经事的！”

我看到她羞得一脸通红，又笑问：“那你今后哪门样给我生个噶哆哪？”

她更窘了，转过脸去，假装生气，不和我说话，我却一下子把捉住她，搂到怀里，斜窥到她那蜡染绿底印白花的布襟衣领是敞开的，那手也像鸡公河山上挂倒钩的毛猴子的毛爪，忍耐不住对半山腰上未熟透的山桃的诱惑，要摘个尝尝味道，于是，缓缓地伸进了布襟衣领下，开始寻找那“未熟的桃子”来。

那玳羲嘎却像是替王母娘娘守蟠桃园的小卒子，讨厌得很，一把打掉正在探摘中的爪子，佯怒道：“谁要给你生噶哆？你胡子毛毛都没长出一根来，就想生噶哆，丑不丑？”

我一听，好像后脑勺被捶了一棒，那爪子也停了，慌忙从衣襟里抽了出来。她说的是事实，我确实还没有长出一根胡子毛毛，连裤裆里那“诺诺”（诺是一种黑鸟）一样的东西也没长起来。

玳羲嘎见我像被霜打了的茄子，又说：“你哪样了嘛！我听说的哪，咪彩（大姑娘）家的是要早一点长大的，等你长了胡子再说咯！”

可她越这样安慰我，我越是羞怒难当，我恨不得把嘴巴上的皮

撕开，把胡子茬儿一根一根地给扯出来。浑身只是感到血液倒流，好像指甲缝缝里都要渗出血来一样。

从记事起，我和另吉、都拉他们玩过的游戏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打弹子，其次是玩“新嫁娘”，而我的“新娘子”只有一个，就是玳羲嘎，别人要给我当新娘子，我是不要的，只要玳一个，而别人当她的郎婿，我也同样不肯。有回，另吉要当，我一拳头就挥了过去，把另吉的脑门打了枣子一样大的包，他乃咪连夜跑到我家找我乃苟算账，我乃苟怒不可遏，当场就把我痛打了一顿。

等第二天，我见到另吉，什么话都没说，又给他的脑门来了一拳，边打边说：“叫你娶玳！”

另吉是尝到了疼的滋味，再也不敢告诉他乃咪，也不敢再“娶”玳羲嘎了，其他小玩伴也都不敢“娶”玳羲嘎了。就这样，玳羲嘎，在我们寨里，没有谁不知道她是我的寒塞（老婆），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她的塞叔（丈夫）。比如像今天这样，我在自己寒塞衣襟里摸来摸去，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寨西头，有个比我大三岁的伙伴，现在都抱上自己娃娃了。可在玳羲嘎这里，我却像个败阵后的残匪灰溜溜地离开了阵地。

当晚，我连饭都没吃，越想越恼，越恼越羞，蒙在被子里，翻来覆去打滚，我乃咪以为我病了，来摸我脑袋，一摸，没烧，就走了，端了一碗饭放在我床前的椅子上。

半夜里，我还是睡不着，就摆弄起裤裆里的“阿诺”来，摸了几下，是软绵绵的，像是春分后下了春雨后田里的软泥巴，又摸了几下，那“诺”就长大，越长越大，像是要冲出来一样。我用手轻轻弹了弹，想把它收回去，可弹来弹去，反而却像铆足了劲要干架的公牛。我只好趴着不再动弹，过了一会儿，“诺”不再像是要冲破山顶以后我才敢站起来，窜到厨房里倒了一盆冷水，乃咪听见我舀水的声音，问了一句，我不答，慌忙用一只手搂裤子，一只手端木盆，跑回屋里，一盆水浪得满地都是，我用这盆冷水浇灭了“公

牛”，也浇开了我的眼睛，我并不是一无用处的毛咪^①！但我并没有急于走向玳羲嘎，因为我有的是时间，我暗想。

一周就这样慌里慌张地过去了，我每天都悠闲得很，帮乃咪做点活又躺床上翻翻书，再做几场梦，时间就这样打发了。我没去找玳羲嘎，我想借这件事去惩罚一下她，让她知道知道我在生很大的气，而实际上，我究竟是在生谁的气，自己也没想明白。

中饭时，玳羲嘎终于来了。她端了一碗石磨爆辣子。她知道那是我最爱吃的，我一看就是傻大姐做的。她又借花献佛来了，我其实没有生气，但我还是假装看书，不去看她。

过了一会儿，我又起来，埋着头吃饭，并不夹她给我送来的辣椒。

我乃咪怕她折面子，殷勤地说道：“玳羲嘎，你莫怪啊，他这几天发疯了，哪个都不理哪，一个人闷着头在屋里头，前两天饭都吃不出来。”

玳羲嘎说：“乃咪，我没怪他啊，你多想了，是我乃咪说这几天没见他去我家，叫我送碗爆辣椒来的。”

我乃咪说：“啊哟，还是你乃咪想得周全，处处记得我家噶哆，难为她了啊！你看，我这噶哆和他乃苟一样的脾气，做事不为别人想，只想自己。”

我见她们像唱戏文一样你唱我扬的，真正是假透了，懒得理她们，胡乱吃了几口就干脆躺到床上去翻书了。

玳羲嘎跟了进来，见我背对着她，只是哄我，我心里早已不气了，就是做做样子给她看。玳羲嘎提高了音量，问我哪样不去找她了，我心里恨得牙痒痒，那话如何启齿？又怕乃咪在外面听到，就闷在那儿，一直不吭声。

不一会儿，乃咪大概洗了碗，冲着我的房门口叫兑了一声：“我去捡点柴火再回啊！”我知道乃咪是借故让玳羲嘎留下，我心中暗自窃喜。

① 毛咪：土语指未行成人礼的男女青少年，一般泛指五岁以下的孩子。

玳羲嘎又跟我说：“一个咪哆^①，心就针尖一样细！”

她又低下头，想要靠近我的头，我用手一挡，玳羲嘎被我堵住了一样，她以为我真的生了气，自觉得没了趣，一时找不到话说，难堪地坐在床边。

我也不说话。

好半天，她站起身说：“你再不说话我就真……”

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忽然翻起了身，把玳羲嘎的手拉住，把她往我身上拢，她被我这样猝地猛用劲，晃了几晃，倒在我怀里，我趁势把她紧紧搂着。

我终于可以像齐天大圣一样在蟠桃园里摘桃子了，不管是千年的还是上亿年的，统统不放过，我的手又像那猴爪似的乱挠，身体里的热血像牛垅里点着的火，直往上蹿。我开始用舌尖舔玳羲嘎，从额头开始，直到脖子。玳羲嘎完全倒在我胸围里，任我把她翻到床上，我把毛爪又移向她那粗布衫里的大腿，她却死死地护住了。

我问：“你觉得我还没长齐胡毛毛？”她把脸转到了墙面，“我的姨过（姨妈）来了。”我问：“你哪来的姨过？未必嫦娥眉过下了凡？”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哎，你这个傻子，我说的是女红哪！”

我还是不明白，只觉得牛垅里的火如果不灭掉，就会把自己烧死。

什么可以灭火哪？我知道，寨里，这千百年留下的灭火物什，必定是代扒^②们喽，而给我灭火的，自然就是玳羲嘎。

玳羲嘎见我真不明白，又说：“明年姐妹节时，我们寨肯定要给咪彩们举行成人礼的，来了女红的，到药王庙走礼哪，由巫婆行礼。你要是长了胡毛毛，你乃咪也报给巫师，到了开年节，你们这群咪哆也要走礼的。上回我听欧邦说，咪哆走成人礼，起码也要嘴上长毛的。”

① 咪哆：后生，这里特指少男。

② 代扒：指成熟女人。